

築夢 憶！前衛藝術推展中心

文/梁任宏 圖/李俊賢提供

大夥以共同築夢、落實理想的歡愉態度，用一塊板、一根釘、以陽春麵果腹的儉樸手法，慢慢架構出心中的藝術園地。

二十餘年前我對藝術的可能性充滿想像、充滿理想、充滿無知、充滿追求的動力、充滿背負的使命感、充滿分享的豪情。當年我恣意同樣熱愛藝術、不拘小節、又可以完全信賴朋友的知心同學陳添壽，共同集資於80年代創立高雄第一個以追求新型態藝術為職志的民間機構——「前衛藝術推展中心」。

1979年前後，我與同學林明賢、戴秀雄、友人陳茂田等，剛從軍中退伍下來，各自尋求就業機會，多數在與建築有關的企劃廣告公司上班，並共同租屋一起生活，上班之餘大夥仍難忘懷「東方工專」時期那種不曉世事的年輕無知與無畏，我們一方面持續共同的興趣繪畫，另一方面又以藝術創作之名干擾鄰居的安寧為樂，在追求藝術自由與豪放生活的交織過程中，我們最終還是不敵房東的臉色，被迫搬遷。直到1980至1981年中間，葉竹盛老師遠從西班牙歸國並定居高雄，大夥在探索藝術過程中的遊盪與碰撞，才有了概念性的目標與方向。



●前衛藝術中心後期舉辦化妝晚會之盛況。

開創「前衛」的因子

葉老師是同學林明賢的姊夫，學姐林美秀的先生；東方時期我們可說是對葉老師的描寫能力與藝術造詣佩服得五體投地。但當時沒能有太多的機會向他請益，隨即他就遠赴他鄉邁向追求理想之路。沒想到天助有緣人，葉老師學成歸國後仍選擇以高雄為居所，並且設立畫室，大夥當然二話不說，立即投入葉老師設立於高雄市文化中心旁的畫室，虛心求教。葉老師熱心教導終於讓我們對前衛藝術有了更深刻的體認，尤其對西方的創作環境充滿了欣羨與嚮往。經過一段時間的蘊釀，遂興起念頭想要成立一個以推展前衛藝術為宗旨的藝術空間，並開始尋找合適的設立地點，幾番思考判斷，終於選定鹽埕區大勇路64號4樓為標的，理由是該空間擁有高挑又寬敞的視覺感受，房租合理，交通方便，又能與商業逐漸沒落、但具有豐厚文史資源的鹽埕接軌，再加上該棟樓房的2樓已由發展專業舞蹈的「舞之雅集」進駐，物以類聚的引力，讓設立的地點更快速的確定下來。

胼手胝足構築夢想

籌備期間因為經費拮据，很多裝修工程都是由熱愛藝術的哥兒們義務幫忙，如陳茂田、戴秀雄、蕭啓郎等；大夥以共同築夢、落實理想的歡愉態度，用一塊板、一根釘、以陽春麵果腹的儉樸手法，慢慢架構出心中的藝術園地。那段時間雖然辛苦，但心中充滿喜悅與期待，也是所謂「前衛」的最甜蜜時光。完成後這個空間擁有一個開放性的交誼廳，一個較大坪數的立體多功能藝術空間，還有教學空間以及一間辦公室。多功能藝術空間是整體空間的核心，既適合創作，也可以利用立體台階作為講座或搭配其他活動運用。

當一切準備就緒，緊接著就是考量營運的問題。想當年所謂的藝術管理、藝術行政這些名詞聽都沒有聽過，哪裡來藝術空間營運概念？在沒有前例可循的狀態下，只好跟著感覺走，聘任陳茂田擔任推展活動的負責人，並兼任兒童美術教室的指導老師，我則立即面對讓空間永續存活的經費問題，所以前衛藝術中心的辦公室成為我日以繼夜製作平面廣告設計及空間設計的場所。鄭明全也在這段時期成為我在設計事業上的夥伴，前衛藝術中心的藝術部門在陳茂田努力運作及葉老師的戮力協助之下，營運逐漸步入正軌，當時的藝術環境少有國

際接軌的機會，前衛藝術中心在這方面立即掌握機會，在藝術同好的推薦下，舉辦了一些能與外國藝術家接觸的座談與展覽。並有幸邀請葉竹盛老師、李俊賢老師等，指導前衛學員的創作。讓大家在創作的領域更擴展出國際的視角。



●前衛藝術中心後期轉租為畫室，但仍可依稀看出原來格局。

80年代的莘莘學子遠赴重洋，一波波的從歐美帶回他們的學習成果與豐富的文獻資料，像許自貴、王福東等多位藝術家，在當時都把他們的經驗與成就分享給我們，前衛藝術中心成了大夥共同分享的界面。在那個資訊短缺的年代，有些同好甚至搬出自己的壓箱寶——「進口藝術書籍」，放置在前衛交誼廳供他人任意閱覽，一時之間，「前衛」凝聚了一批熱愛新型現代藝術浪潮的視覺藝術家，甚至還包括學哲學的蔡濟留，學音樂的黃均偉，謝佳樺等人，這樣的景況大約持續了兩年的時間，也讓更年輕的創作者陸續走入這個空間。

轉換舵手 向前行

其中有位優秀的創作者，也是我的學弟，名字頗為奇怪叫「葉韋智仁」，時常在前衛進出走跳。讓我倆有較多的機會抒發藝術的理想，當時的我剛結婚生子，心情頗為複雜，一方面是因為承擔一個「吃錢」的藝術空間，另外在家庭事業兩頭燒的壓力下，當時我正想所幸破釜沉舟，出讓我的最愛與最恨一釋出「前衛藝術推展中心」的所有權，但是苦無對象，他表明相當樂於接手，所以伴隨我兩年的「前衛」在葉韋智仁接手後，走向了另一個階段。也許葉韋的理想性比我更超脫，更不切實際，前衛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失去它原有的動能，也許是時代特性使然，讓他必須在藝術的舞台上功成身退。也許正好就是他的負荷不巧就是他的使命，終致無力支撐而跌落深淵。而另由新的硬漢阿普畫廊在「前衛」原址重新撐起一片天空。

西元2006年的今天是我重返藝術領域專心創作的第六年，環顧整個藝術環境與現象，當初「前衛」所欲推展的模糊概念，如今已清澈的存在，並遠遠超越我當時的想像。這段時間美術館如雨後春筍般一擁而出，私人畫廊到處林立，創新藝術所追求的「現代性」已被當代精神所取載，替代空間可以輕鬆的態度走出體制之外，不再背負如「前衛」般不自量力的使命感。國際藝術村的環境，實現國際間多元文化交融相互學習的理想，不再如80年代殖民化的單向直入手法運作。跨領域的概念使藝術走出自身的框架之外，後現代論述如排山倒海般，讓確定的事物成為不確定的可能性，這些模糊了生活與藝術的疆界現象，絕非二十年前高舉「前衛」標誌的前衛藝術推展中心所能推動的。前衛只不過是為其所處的時代盡己身綿薄之力的一份子罷了。

雖然「前衛」已不復存在，但前衛的基因並沒有因此而完全消失。大勇路64號在「阿普畫廊」後又經歷了「鹽埕畫廊」，以及今日的「新濱碼頭」。雖然物換星移、人事已非，但在時間及地點上仍有其延續性，今天新濱碼頭的「工頭」正是當初「前衛」成員之一的鄭明全。難怪他的外號叫「鐵骨」，能夠一路走到今天，身兼灑種者和耕耘者，若非鐵骨硬漢，也很難去抵擋時代的洪流。且不論「前衛」因子的屬性如何隨著時間流轉而發生定位的改變，在高雄的「前衛」歷史，或許可以鋼鐵柔情下一個最好的註腳。